

浅草

QIANCAO
唐有益 主编

我们相遇在最美的年华

一起成长 一起奔跑

《 》 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浅草 / 唐有益主编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4. 10

ISBN 978-7-5411-3926-0

I. ①浅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05637号



责任编辑 李淑云
责任校对 文 诺 汪 平 韩 华
内文设计 张 妮
封面设计 任 熙
责任印制 喻 辉

出版发行  四川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读者服务 028-86259310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8mm × 210mm 1/32
印 张 8.25
插 页 16码
字 数 200千
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
印 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926-0
定 价 28.00元

目 录

003	钓 客/曾清漪	045	流星划过的夜空/徐源远
006	梦游江南/胡雅雯	048	逃离与回归 ——读《群山回唱》有感/曾极麟
010	茶马古道一景/杨依霖	053	看 画/高飞雪
013	城市的角落无声/吴宛璘	056	花中一景/彭及云
017	神、QQ与乐园/吴宛璘	059	树/吴健嘉
020	蓉城之春/胡嘉鑫	062	十 年/赖宇田
023	印象初春/杨若浠	064	今年花胜去年红/李蕊
026	墙角一景/刘天莺	067	流 年/李茂玫
029	窗外一景/谭晓炜	071	路/何俊霖
032	凉山之春/曾磊	074	夜与窗/胡嘉鑫
035	梦 沼/胡译	077	我对你的爱有多深/王紫剑
040	凤凰之城/王楚夷		



080 当世界在睡觉/刘二源
083 向文学敞开心扉/肖楷
087 风雨中的舞蹈/李宛泽
090 宅/张潇月
093 溯洄而上的坚持/王楚夷

097 回 家/赖雨琦
099 我走在同样的路上/王安然
102 最美不是下雨天/陆琬玥
106 温 馨/夏雪
110 芳草戚/杨若浠
115 风景这边独好/唐溪若
119 又是一年芳草绿/陈禧
122 故乡的春/谭栩睿



目 录

CONTENTS

	亲情绵绵		历史回声
127	父爱的细腻/林语琴	153	众里寻他千百度/曾极麟
130	我们都一样/张斯琦	158	生活，如此温暖/熊若琳
133	回忆童年/肖楷	162	在桨声灯影里/谭惠文
138	老 屋/周弋誉	165	让飞天的衣带再飘扬千年/万妙然
141	遗失的味道/张桐川	169	繁华转角，遇见宁静 ——上海·徐家汇记/王清扬
144	五平方米的世界/李蓓佳		
147	缝入阳光/陈紫璇	172	生活的温暖/刘牧丰



	小说初探		哲理思辨
177	借琵琶，倾一世芳华/杨芊	235	再谈张勋复辟/张舒
180	父与子/耿毓聪	238	午后随笔/赵若冰
183	老木匠的儿子皮诺曹/王孟琪	241	坦然看寂寞/潘雨洁
192	两棵树/耿毓聪	244	面具/林语琴
195	火车快开/袁唯寒	247	致时间/尹甘甜
200	狐狸君与小熊敦吉的故事/罗梦瑀	250	小区的民主/潘思成
203	海盗船与泳者/杨芊	254	拥抱挫折，人生不再蹒跚/潘雨洁
207	粉红色玫瑰/杨芊	257	教书是读书人的末路吗？/康馨月
212	远方的来信/王梦卉		
215	窗灯/苗译文		
221	下午5:00的108路公交/宁珊		
226	神奇的外套/曾磊		
229	谁偷了我的车/曾磊		





山水清音

水是生命的源头，山是生命的摇篮。山水养育了人类，也成就了人类。自然山水不但是——位杰出的艺术家，也是一位超凡的哲学家。她在带给人们美的享受的同时，也不忘给人以智慧的启迪。现代人从都市里走出来，投入大自然的怀抱，会卸掉浑身的疲惫，洗涤心灵的忧伤。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辩已忘言。”远离城市的喧嚣和浮躁，聆听大自然的风声、雨声、流水声、鸟鸣声……让人真正懂得了朴素和沉静。“何必丝与竹，山水有清音。”

生命接上了地气会更加旺盛。

每次走近自然，都是一次美丽的邂逅，诗意的回归。

钓 客/曾清漪

每次听到一词，曰：“烟波钓客”，心中总有一种难言的触动。

有句古语“买舟载书，作无名钓徒，每当草蓑月冷，铁笛风清，觉张志和、陆天随去人未远”。

“钓客”，以他们淡然的神态、蓑衣箬笠的形象，总会出现某些历史的片段中。

张志和，自号“烟波钓徒”，作有《渔歌子》五首。记得小时候背着“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”，只顾岸边桃花随流水，不觉这诗的好，单单喜欢那句“斜风细雨不须归”。烟雨蒙蒙中，一青衣钓客，不顾风雨，也不顾白鹭桃花，只留下那种物我两忘的境界。出没烟波之中，无人问津。

后者还有苏轼。虽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归隐，但他笔下的渔父却是超然物外。他作有四首《渔父》：饮，醉，醒，笑。不是冷冰冰的钓客，而是带有他本人色彩的渔父：豁达、豪放、随性。饮酒时“酒无多少醉为期，彼此不论钱数”，醉后醒来“酒醒还醉醉还醒，一笑人间今古”。一个嗜酒好饮的

老翁，平生无所求，只愿长卧一叶扁舟上，一手持钓竿，一手持酒壶，江心月白否、圆否又有何关系？不会触景伤怀，不会叹物是人非，只因看破一切，醒或醉已不复重要。人生一场大梦，百岁光阴也只是一梦境。

最凄清孤冷的大概便是柳宗元笔下的钓客了。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除了寂寞，还是寂寞。此处的钓客，人们已经看不清他的面孔了。没有四围春色，没有酒香酣醉，只剩下一片白茫茫的干净大地。记得学《湖心亭看雪》时有句“上下一白，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。湖心亭一点，与余舟一芥，舟中人两三粒而已”。念至此时，总是会想起《江雪》。诗中的钓客便是这天地间唯一的存在了，连那“两三粒”的陪同者也没有了。那么，江雪中的钓客是在钓什么呢？他是在等待春天吗？难道他的内心还有等待的急切与向往的感情？我觉得都不是。钓客从来不钓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东西，不钓鱼，也不会钓春天。那一白的天地便是他的内心，没有任何喧嚣。他所做的，大概便是回到那本心，回到所谓的空的境界。

钓客，有念及物外的，有豁然旷达的，也有极冰冷的，于茫茫天地之间，无念无想，无牵无挂，无可叹的，也无可笑的。

有人说，“钓客”是历来文人向往的境界。是的，它便只是一种境界了。有人愿学钓客，说是洗去风尘，让心中只有江山风月。可真正的钓客又怎是如此？如同神秀的“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”。虽然眼前无尘埃，而心中仍念有尘埃。说愿抛却尘心，而心却仍在尘世之中。

烟波钓客，相忘于江湖。

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”

开头引用的一段《小窗幽记》很容易就把人带入烟波钓客的主题中，之后每一段间的转换也很自然，具有美感。全文形散神不散，文末提到世人欲学钓客洗去内外风尘实则境界已输去大半，让全文中心得到再一次升华：潮生理棹，潮平系缆，潮落浩歌归去。时人错把比严光，我只是，无名渔父。文中钓客钓的不是一种有形的物质——鱼，而钓的是一种境界，一种心情，一种精神——淡泊宁静。现实中这样的钓客不多，多的是假钓客之名而故作清高罢了。

——陈禧评



梦游江南/胡雅雯

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？

船

船头一壶酒，船尾一卷书，钓得紫鳊鱼，旋洗白莲藕。

我倚在乌篷船的船头，观赏着江南的风景。小桥上有来来往往的行人说着话，吃着话梅；货郎肩上挑着商品吆喝着走来走去。三月的阳光，泻下一地柔和的金黄。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；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。江南的城镇是繁华的，只是不同于京城的热闹喧嚣，这里的繁华，是一种安静的，缓缓流淌着的缤纷。

一路春光，一路春水。流水潺潺，碧波澹澹。河岸两旁，绿柳红桃，粉墙黛瓦。街边卖的是轻而薄的纸鸢、蜻蜓、燕子、蝴蝶，各式各样，还有轻软飘逸的蓝印花布，甜腻馨香的胭脂水粉。着绿衣裙的少女纤手摆弄，美目流转，顾盼含情。

我闭上眼，耳畔依稀传来轻轻的弦索弹唱，“去时陌上花如锦，今日楼头柳又青”“听画鼓报四声愈添清冷，看娇儿酣睡恐被风侵”……江南柔婉的词句，随着江南清润的流水荡漾，氤氲出淡淡的芬芳。

茶

沿着幽静的曲折小道，独自攀爬郁郁葱葱的小山。爬到半山腰便有些累了。环顾四周，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小亭子，里面坐着几个人，看不清在干什么。我轻轻地走过去，原来是几个老翁在品茶。对于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，几位老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，“来来来小姑娘，尝尝我们泡的茶如何？这可是用紫砂壶泡的正宗银针呢！”我正口渴难耐得紧，有人邀请，也就却之不恭了。可笑我这粗鄙之人，只一口便喝了个精光。“怎么样？”面对众老翁期待的目光，我有些歉意地摇摇头，“没喝出什么味道。”“这样啊……”老人们有些失望，“无妨，毕竟你年纪尚轻。等你哪一天长大了，自然就能品出这茶的味道了。要记住，好茶入口虽无味，甚至有苦味，但稍作停留便觉得甘甜醇厚，唇齿留香，心灵通透了。好茶也一定要用好壶，壶不在名贵，关键在泡茶人和壶能不能心灵相通。就如说这紫砂，刚烧制成的时候火气还旺得很，慢慢地，平心静气地养久了，也就变得温润起来了……”老人讲得津津有味，如数家珍，沉浸在茶的美好世界里。我微笑着，悄悄地离开了小亭子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一点也不渴了，心里仿佛流淌着清透纯净而悠长的茶香。我渐渐有些明白了，原来这些老人不单是在品

茶，也是在品味人生啊！我不觉脸红起来，深深责备自己先前不谙世事的愚蠢回答，不是无意中扫了他们的雅兴吗。这里的茶不仅纯正了他们的口味，也纯净了他们的心灵。

人

雨丝细密，交织成一幅名叫“江南”的画。我撑着油纸伞，踏过青石板铺就的小径，脚边泛起层层雾气。寂寥玲珑的小巷，木制的门，笼罩在烟雨蒙蒙之中，成了一幅浓淡相宜的写意山水画。

我是来找人的，找江南的人，江南的女子。早就听说江南的女子最是与众不同。有的像牡丹，如洛阳城里的千金，雍容华贵，仪态万方；有的像芍药，仿佛婀娜的舞女一般，慵妆的娇痴媚态，水袖一挥，可以倾城；有的像丁香，结着浓得化不开的惆怅；有的像茉莉，在白墙黛瓦的小院深处，掀起最后一重湘帘才寻得见的深闺里，在夜雨时唱歌的芭蕉下，隐藏着一抹如流水般清新的浅笑。但不变的，都是江南女子的温婉、矜持、羞涩与端庄，透着一种小家碧玉的甜美和纯净。

我轻轻地叩响了一扇门，“吱呀”一声，打破了雨巷的静谧。

这是一个陈设简单的房间，里面摆了很多瓷器，清冷如冰。这些瓷器的绘制很讲究，并没有牡丹、八仙、玉枝之类的常见图案。长颈花瓶上是傲然的竹，光洁的素盘上是清秀的荷，倒颇有几分遗世独立的意味了。

眼前眉目如画的女子正在绘瓷，让我有些担心刚才是否打扰了她。专注的模样，让她显得灵秀动人：黛色的眉微微上

扬，凤眼如同静止的泉水，唇似朱砂描绘而出。那靛色的颜料，如她的衣摆一般，一点点在瓷上晕染开来，沉静而流畅。那瓷，却是极白极细腻的，不仅温润，而且泛着微光。我不由得沉思，这大抵就是江南的女子罢？像瓷一样，算不得华贵，但细腻、温雅、娴静、特别。我不愿搅扰了这如烟雨一样静谧的氛围，便起身准备告辞。临走前，这个江南女子告诉我：“这瓷，名叫青花。”

蓦地，我看见江南的佳人在水边素妆莞尔，一笑倾城。

江南，江南，这就是令我魂牵梦萦的“小桥流水”的江南？听不够的吴侬软语，赏不完的如画风景。江南的物，江南的人，江南的事，都将留在水墨画卷上，融进茶水的雾气里，隐没在氤氲着整个小镇的烟雨中。

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？

语言非常典雅，像一章隽永的散文诗，给人的味道很舒服。善于抓住特点，分别从船、茶、人三个不同的方面来展示江南的美，这种美自然、朴素而又不同寻常。它能让从未去过江南的人，马上就想背起行囊出发；让去过江南的人，欲寻找机会，旧地重游。去坐水乡的船，去品那里的茶，去邂逅那绘瓷的女子……

——毓聪评



茶马古道一景/杨依霖

真正踏上拉市海，已是夏末。

来之前已经问好了度娘，拉市海是云南省第一个以“湿地”命名的自然保护区，在古纳西语中意为“新的荒坝”。而我，正是来这“荒坝”骑马的。

总是听人说，要感受骑马，只有去内蒙古。那种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意境，碧绿无垠的草地，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但可能是这回转悠扬的名字，也可能是冥冥中的缘分，我踏上拉市海，茶马古道的起点。

纳西族的马夫在前方悠悠地牵着马，唱着悠扬的纳西民歌。听胖金哥（纳西语，意为“帅哥”）说，我们现在走的茶马古道，是中国古代马帮运送茶、马等的必经之路。才下过小雨，地面坑坑洼洼的，道路窄得仅供一人通行。

悠扬的马蹄声停止在了半山。胖金哥说这是殉情崖，一般游客会在这儿留影。同行的人纷纷跳下了滇马。“殉情崖，据说是《一米阳光》的拍摄地哦？”“真的吗？来来，摆好姿势笑一个……”我被纷纷的议论声包围得密不透风，不由得向前

走，望向下方宁静的拉市海。

广阔的海子上，零星地漂着几叶扁舟。紧接着，便与铺天盖地的绿接壤，绿色的田地整齐地切割。漆黑的瓦片房零星地散布在田地中，如同播下的种子，又如棋盘中变化多端的棋子。缕缕上升的炊烟，有了一丝家的气息。那么当年的马帮走南闯北，在此地稍稍小憩，抽着云南特有的水烟聊着家常，那仿佛来自家的召唤，会不会使他们的眼角如迷雾般，一时忘记了远方。

抬起头来，又感叹云南天气的多变了。“云南十八怪，东边下雨西边晒”，天与远山构成了江南的一幅水墨画。左边仍是蓝天白云，右边却已变了脸。中间结合的部分，与远处的山脊相得益彰，组成了一个“人”字形的弧度。像是少女的微笑，又像是少妇的愁眉。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，我想，这永不消散的愁云，应是无数过路人的眼泪吧。

回头望去，是不见尽头的崇山峻岭。没有遮天蔽日的大树，曲折的羊肠小道显得寒酸，摸摸比我还矮的滇马，作为脚力，它也辛苦了。

在下山的路上，颠簸地坐在马背上，一首关于茶马古道的诗词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：

崎岖道仄鸟难飞，得得寻芳上翠微。
一径寒云连石栈，半天清磬隔松扉。
螺盘侧髻峰岚合，羊入回肠屐迹稀。
扫壁题诗抽笔去，马蹄催处送斜晖。

胖金哥吼着“quick”，马便在平坦的地上飞驰。我看着远

方的候鸟扇动着翅膀，在远山近海处，传来了纳西民歌，一时让人有几分醉意。

再回首，仍是无声的茶马古道，低沉不语。

文章十分精练，只抓住殉情崖一处景色便表现出了茶马古道的特色。文中的景物描写是亮点，比喻使用得贴切精妙，且加上了作者对过去情景的想象，使整个景物描写的深度和厚重感顿时大增，也凸显了茶马古道的历史，可谓妙哉。结尾的收束也耐人寻味，丰厚了文章的意境。

——妙然评

